



古 龙 著

全 本

陆小凤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陆 小 凤

古 龙 著

第四集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陆 小 凤全集—4

*

古 龙 著

*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海南人民出版社武汉图书发行公司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75 字数：20.6万 1—30000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80541—183—2/I·23

全套定价：19.50元

陆小凤逃亡

光泽柔润的古铜镇纸下，压着十二张白纸卡，形式高雅的八仙桌旁，坐着七个人。

七个名动天下，誉满江湖的人。

古松居上、木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唐二先生、潇湘剑客、司空摘星、花满楼。

这七个人的身份都很奇特，来历更不同，其中有僧道、有隐士、有独行侠盗、有大内高手、有浪迹天涯的名门子弟、也有游戏风尘的武林前辈。

他们相聚在这里，只因为他们有一点相同之处。

他们都是陆小凤的朋友。

现在他们还有一点相同之处——七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，心情都很沉重。

尤其是木道人。

每个人都在看着他，等着他开口。

他们都是他找来的，这并不是件容易事，他当然有极重要的理由。桌上的酒，却没有一个人举杯，有菜，也没有人动过。

有风吹过，满楼花香，在这风光明媚的季节里，本该是人们心情最欢畅的时候。

他们本都是最洒脱豪放的人，为什么偏偏会有这许多心事？

花满楼是瞎子，瞎子本不该燃灯的，但点着桌上那盏六角铜灯的。

人，却偏偏就是他。

世上本就有许多事都是这样子的，不该发生的，却偏偏发生了。

木道人叹了口气，终于开口：“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只要知错能改，就是好的。”他虽然尽力在控制自己，声音还是显得很激动：“但有些事却是万万错不得的，你只要做错了一次，就只有一条路可走！”

“死路？”司空摘星问。

木道人点点头，拿起了桌上的古铜镇纸，十二张纸上，有十二个人的名字。

十二个了不起的名字！

“他们本都不该死的，无论谁要杀他们，都很不容易，只可惜他们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！”

他从这叠纸卡中抽出了四张：“尤其是这四个人，他们的名字，你们想必也听说过。”

四张纸卡，四个名字。

高涛：凤尾帮内三堂香主。

罪名：通敌叛友。

捕杀者：西门吹雪。

结果：逃亡十三日，死于沼泽中。

顾飞云：巴山剑客衣钵传人。

罪名：杀友人子，淫友人妻。

捕杀者：西门吹雪。

结果：逃亡十五日，死于闹市中。

柳青青：淮南大侠女，点苍剑客谢坚妻。

罪名：通奸，杀夫。

捕杀者：西门吹雪。

结果：逃亡十九日，死于荒漠中。

“独臂神龙”海奇阔。

罪名：残杀无辜。

捕杀者：西门吹雪。

结果：逃亡十九日，海上覆舟死。

这四个人的名字，大家当然都听说过，但大家最熟悉的，却还是西门吹雪！

只要是练过武的人，有谁不知道西门吹雪？又有谁敢说他的剑法不是天下第一！

潇湘剑客忽然道：“我见过西门吹雪。”

经过了紫禁之巅那一战之后，连这位大内第一高手，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剑法实在无人能及：“但我却看不出他是个好管闲事的人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他管的并不是闲事。”

司空摘星立刻接着道：“他自己虽然很少交朋友，却最恨出卖朋友的人。”

潇湘剑客闭上了嘴，唐二先生却开了口。

蜀中唐门的毒药暗器名震天下，唐二先生的不喜欢说话也同样很有名，现在却忽然问道：“你认为他们犯的致命错误是出卖朋友？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唐二先生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一个字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意思一定已有人明白。

果然有人明白：“他们犯的罪不同，致命的错误却是相同的。”

“哪一点相同。”

“西门吹雪！”木道人缓缓道：“西门吹雪若要杀人时，没有人能逃得了的。”

就算逃，也逃不过十九天。

“这十二个人都是死在西门吹雪剑下的。”木道人的表情更沉重：“现在又有个犯了他们同致命的错误，而且错得更严重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不但出卖了朋友，而且出卖的就是西门吹雪。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陆小凤！”

(二)

一阵沉默，沉默得令人窒息。

首先打破沉默的是潇湘剑客：“我知道陆小凤不但是西门吹雪的朋友，还是他的恩人。”

木道人叹道：“只可惜恩已报过了，仇却还没有报！”

潇湘剑客道：“什么仇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夺妻。”

潇湘剑客耸然动容，道：“有证据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有。”

潇湘剑客道：“什么证据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他亲眼看见他们在床上的。”

潇湘剑客忽然拿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司空摘星喝得比他更快。

唯一还能保持镇静的是花满楼，酒杯是满的，他却只浅浅啜了一口：“陆小凤绝不是这种人，这件事其中一定还别有内情。”

司空摘星立刻同意：“也许他喝醉了，也许他中了迷药，也许他们在床上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。”

这些理由都不太好，连他自己都不太满意，所以他又喝了一杯。

下结论的人通常都是最少开口的人。

“我不认得陆小凤，可是我知道他对唐家有恩。”唐二先生下了结论：“不管这件事是否别有内情，我们都要找他们当面问清楚。”木道人却在摇头。

司空摘星道：“你不想去找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不是不想找，是找不到。”

这件事一发生，陆小凤就已逃亡，谁也不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。

木道人展开十二张纸卡，道：“所以我请你们来看这些……”

司空摘星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陆小凤既不是高海，也不是独臂神龙，这些混帐王八蛋的事，跟 we 有什么关系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有一点关系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他们逃亡的路线。”

要想找陆小凤，就一定要先判断出他是从那条路上逃的。

木道人又道：“这些人不但武功都很高，而且都是经验丰富，狡猾机警的老江湖，他们准备逃亡的时候，一定都经过很周密的计划，他们选择的路线，一定都相当不错。”

司空摘星冷冷道：“只可惜他们还是逃不了。”

木道人道：“虽然逃不了，却还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。”

这十二个人选择的逃亡路线，大致可以分为四条——

买舟入海。

出关入沙漠。

混迹于闹市。

流窜于穷山恶水中。

木道人道：“你们都是陆小凤的老朋友，都很了解他的脾气，你们想他会选择哪条路？”

没有人能回答。

谁也不敢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。

花满楼缓缓道：“我只能确定一点。”

木道人道：“你说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他绝不会到海上去，也不会入沙漠。”

没有人问他怎么能确定这一点的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有种奇异的本能和触觉。

司空摘星喝干了第八杯酒，道：“我也能确定一点。”

大家都在听着。

司空摘星道：“陆小凤绝不会死。”

他的判断有人怀疑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我知道陆小凤的武功，也见过西门吹雪的剑法。”

他当然也不能否认西门吹雪剑法之快的准确：“可是自从他娶妻生子后，他的剑法就变得软弱了，因为他的心已软弱。”

因为他已不再是剑之神，已渐渐有了人性。

木道人道：“我本来也认为如此的，现在才知道我们都错了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我们没有错！”

本道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在紫禁之巅那一次快战前，他的剑确实已渐渐软弱，因为他对妻子的爱，已超越了他对剑的狂热。”

潇湘剑客显然已了解这句话中的深意：“可是他战胜了白云城主后，就不同了。”

无论谁击败了白云城主这种绝世高手后，都难免会觉得意气风发，想更上一层楼。

紫禁之巅那一战，无疑又激发了他对剑的狂热，又超过了他对妻子的爱。

——也许就因为他冷落了妻子，引起了陆小凤的同情，才会发生这件事

每个人心里都想到了这一点，却没有人愿意说出口。

本人道：“前些时我见过陆小凤，他自己告诉我，西门吹雪的剑法，已到达“无剑”的境界。”

什么叫“无剑”的境界。

——他的掌中虽无剑，可是他的剑仍在，到处都在！

——他的人已与剑溶为一体，他的人就是剑，只要他的人在，天地万物，都是他的剑！

——这种境界几乎已到达剑术中的巅峰。几乎已没有人能超越！

本道人叹息着，又道：“我见到陆小凤时，他已醉了，他还告诉我，假如世上还有一个人能杀他，这个人就是西门吹雪！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大家心里都有了结论——

只要西门吹雪追上陆小凤，陆小凤就必将死在他的剑下。

现在的问题是——

陆小凤究竟逃到哪里去了？能逃多久？

“既然他不会到海上去，也不会入沙漠，那么他不是混迹在闹市中，就是流窜在穷山恶水间。”

这范围虽已缩小：“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世上的闹市有多少？山水有多少？”

唐二先生忽然站起来，走出去。

司空摘星引杯在手，大声问：“你想走？”

唐二先生冷冷道：“我不是来喝酒的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这件事难道你已不想管？”

唐二先生道：“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了。”

古松居士忽然也长长叹息了一声，喃喃道：“的确管不了。”

苦瓜和尚立刻点头，道：“的确的确的确……”

他说到第三次“的确”时，他们三个人就都已走了出去。

潇湘剑客走得也并不比他们慢。

司空摘星看了看杯中的酒，忽然重重的放下酒杯，大声道：“我也不是来喝酒的，哪个孙子王八蛋才是来喝酒的。”

他居然也大步走了出去。

屋子里忽然只剩下两个人，还能保持镇静的却只有花满楼一个。

“波”的一声响，木道人手里的酒杯已粉碎。

花满楼却笑了笑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？”

木道人冷冷道：“鬼知道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还在微笑：“我不是鬼，但是我知道。”

木道人忍不住问：“你说他们到哪里去了？”

花满楼道：“现在我们若赶到西门山庄去，就一定可以找到他们，连一个都不会少。”

木道人不懂。

花满楼又道：“他们到那里去，只因为他们都想知道一件事——假如我是陆小凤，要从这里开始逃亡，我会走哪条路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等他们想通了时，他们就一定会朝那条路上追下去。”

木道人道：“他们为什么不说？”

花满楼道：“因为他们生怕自己判断错误，影响了别人。”

木道人道：“你有把握确定？”

花满楼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我有把握，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陆小凤的朋友。”

他的脸上在发光，他的微笑也在发着光，他热爱生命，对人性中善良的一面，他永远都充满了信心。

木道人终于长长叹息，道：“一个人能有陆小凤这么多朋友，实在真

不错，只可惜他自己这一次却错了。”

他拍了拍花满楼的肩，道：“我们走，假如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找到陆小凤，那个人一定就是你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不是我。”

木道人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

花满楼道：“是他自己。”

一个人若已迷失了自己，那么除了他自己外，还有谁能找得到他呢？

同病相怜

就算陆小凤已迷失了自己，至少还没有迷失方向。

他确信这条路是往正西方走的，走过前面的山坳，就可以找到清泉食水。

现在夜已深，山中雾正浓，他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。可是这一次他又错了。

前面既没有山坳，更没有泉水，只有一片莽莽密密的原始丛林。

饥饿本是人类最大的痛苦之一，可是和干渴比起来，饥饿就变成了一种比较容易忍受的事。

他的嘴唇已干裂，衣服已破碎，胸膛上的伤口已开始红肿。

他在这连泉水都找不到的穷山恶谷间，逃亡已有整整三天。

现在就算是他的朋友们看见他，都未必能认得出他就是陆小凤。

那个风流潇洒，总是让女孩子着迷的陆小凤。

丛林中一片黑暗，黑暗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危险，每一种都足以致命，若是在丛林中迷失了方向，饥渴就足以致命！

他是不是能走得出一片丛林，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把握。

他对自己的判断已失去信心。

可是他只有往前走，既没有别的路让他选择，更不能退！

后退只有更危险，更可怕。

因为西门吹雪就在他后面盯着他！

虽然他看不见，却能感觉得到——感觉到那种杀人的剑气。

他随时随地，都会忽然无缘无故的觉得背脊发冷，这时 he 就知道西门吹雪已离他很近了。

逃亡本身就是种痛苦。

饥渴、疲倦、恐惧、忧虑……就象无数根鞭子，在不停的抽打着他。

这已足够使他的身心崩溃。何况他还受了伤。

剑伤！

每当伤口发疼时，他就会想到那快得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剑！

掌中本已“无剑”的西门吹雪，毕竟又拔出了他的剑！

——我用那柄剑击败了叶孤城，普天之下，还有谁配让我再用那柄剑？

——陆小凤，只有陆小凤！

——为了你，我再用这柄剑，现在我的剑已拔出，不染上你的血，绝不入鞘！

没有人能形容那一剑的锋芒和速度，没有人能想象，也没有人能闪避。

如果天地间真的有仙佛鬼神，也必定会因这一剑而失色动容。

剑光一闪，鲜血溅出！

没有能招架闪避这一剑，连陆小凤也不能，可是他并没有死！

能不死已是奇迹！

天上地下，能在那一剑的锋芒下逃生的，恐怕也只有陆小凤！

黑暗，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黑暗中究竟潜伏着多少危险？

陆小凤连想都没有去想，若是多想想，他很可能就已崩溃，甚至会发疯。

他一走入了这黑暗的丛林，就等于野兽已落入陷阱，已完全身不由主。

还是没有水，没有食物。

他拆下一根树枝，摸索着一步步往前走，就象是个瞎子。

这根树枝，就是他的明杖。

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竟要倚赖一根没有生命的木头——想到这一点，陆小凤就笑了。

一种充满了屈辱、悲哀、痛苦、和讥诮的惨笑。

直到现在，他才真正明了瞎子的痛苦，也真正了解了花满楼的伟大。

一个瞎子还能活得那么平静，那么快乐，他的心里要有多少爱？

前面有树，一棵又高又大的树。

陆小凤在这棵树下停下来，喘息着，现在也许已是唯一可以让他喘息的机会。

——西门吹雪在追入这片丛林之前，也必定会考虑片刻的。

——可是他一定会追进来。

天上地下，几乎已没有任何事能阻止他，他已决心要陆小凤死在他的剑下！

黑暗中几乎完全没有声音，可是这种绝对的静寂，也正是种最可怕的声音。

陆小凤的呼吸仿佛也已停顿，突然闪电般出手，用两根手指一挟！

他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但是他已出手。

他的出手很少落空。

若是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，人类也会变得象野兽一样，也有了野兽般的本能和第六感。

挟住的是条蛇。

他挟住蛇尾，一掷、一甩，然后就一口咬在蛇的七寸上。

又腥又苦的蛇血，从他的咽喉，流入他的胃。

他忽然觉得自己好象真的已变成野兽。

但是他并没有停止，蛇血流下时，他立刻就感觉到一种生命的跃动！

只要能给他生命，只要能让他活下去，无论什么事他都接受！

他不想死，不能死！

如果他现在就死了，他也要化成冤魂厉鬼，重回人间，来洗清他的屈辱！

黑暗已渐渐淡了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死灰色。

这漫漫的长夜他总算已捱了过去，现在总算已到了黎明时候。

可是就算天亮了又如何？

纵然黑暗已远去，死亡还是在紧逼着他！

地上有落叶，他抓起一把，擦净手上的腥血，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见了声音。

人的声音。

声音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过来的，仿佛有人在那呻吟喘息。

此时此地，怎么会有人？

若不是已被逼得无路可走，又有谁会走入这片丛林？走上这条死路！

难道是西门吹雪？

陆小凤突然觉得全身都已冰冷僵硬，停止了呼吸，静静的听着。

微弱的呻吟喘息声，断断续续的传过来，声音中充满了痛苦。

一种充满恐惧的痛苦，一种几乎已接近绝望的痛苦。

这种痛苦绝不能伪装的。

就算这个人真的是西门吹雪，现在他所忍受的痛苦也绝不会比陆小凤少。

难道他也遭受了什么致命的打击？否则怎么会连那种杀人的剑气都已消失？

陆小凤决心去找，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西门吹雪，他都要找到。

他当然找得到。

(二)

落叶是湿的，泥土也是湿的。

一个人倒在落叶中，全身都已因痛苦而扭曲。

一个两鬓已斑白的人，衰老、憔悴、疲倦、悲伤而恐惧。

他看见了陆小凤，仿佛想挣扎起来，却只不过换来了一阵痛苦的痉挛。

他手里有剑，形式古雅，钢质极纯，无论谁都看得出这是柄好剑。

可是这柄剑并不可怕，因为这个人并不是西门吹雪。

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，喃喃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他。”

老人喉结上下滚动，充满了恐惧，眼睛里射出希望，喘息着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陆小凤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当然不是，只是不是过路人。”

老人道：“过路人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不是在奇怪，这条路怎么还会有走路的人？”

老人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眼睛里忽然又露出狐狸般的狡黠，道：“难道你走的也是这条路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很能认。”

老人笑了。

他的笑惨凉而苦涩，一笑起来，就开始不停的咳嗽。

陆小凤发现他也受了伤，伤口也在胸膛上，伤得更重。

老人忽然又问道：“你本来以为我是什么人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是另外一个人。”

老人道：“是不是要来杀你的人？”

陆小凤也笑了，反问道：“你本来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是不是来杀你的人？”

老人想否认，又不能否认。

两个人互相凝视着，眼睛里的表情，就象是两头负了伤的野兽。

没有人能了解他们这种表情，也没有人能了解他们心里的感觉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老人忽然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走吧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要我走？”

老人道：“就算我不让你走，你反正也一样要走的。”

他还在笑，笑得更苦涩：“我的情况好象比你更糟，当然帮不了你的忙，你根本不认得我，当然也不会帮我。”

陆小凤没有开口，也没有再笑。

他知道这老人说的是实话，他的情况也很糟，甚至比这老人想象中更糟。

他自己一个人逃，已未必能逃得了，当然不能再加上个包袱。

这老人无疑是个很重的包袱。

又过了很久，陆小凤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的确应该走的。”

老人点点头，闭上眼睛，连看都不再看他。

陆小风道：“假如你只不过是条野狗，现在我一定早就走了，只可惜……”

老人忽然又打断他的话，道：“只可惜我不是狗，是人。”

陆小风苦笑道：“只可惜我也不是狗，我也是人。”

老人道：“实在可惜。”

他虽然好象闭着眼睛，其实却在偷偷的瞟着陆小风

他眼睛里又露出那种狐狸般的狡黠。

陆小风不笑了，道：“其实你早已知道我绝不会走的。”

老人道：“哦？”

陆小风道：“因为你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当然不能看着你烂死在这里。”

老人的眼睛忽然睁得很大，看着陆小风，道：“你肯带我走？”

陆小风道：“你猜呢？”

老人在眨眼，道：“你当然会带我走，因为你是人。我也是。”

陆小风道：“这理由还不够。”

老人道：“还不够？还有什么理由？”

陆小风道：“混蛋也是人。”

他忽然说出这句话，谁都听不懂，老人也不懂，只有等着他说下去。

陆小风道：“我带你走，只因为我不仅是人，还是个混蛋，特大号的混蛋。”

(三)

是春天。

是天地间万物都在萌发生长的春天。

萎谢了的木叶，又长得密密的，丛林中的木叶莽莽密密，连阳光都照不进来。

树干枝叶间，还是一片迷迷蒙蒙的灰白色，让你只能看得见一点点迷蒙蒙的影子。

看得见，却看不远。

陆小风先让老人躺下去，自己也躺了下去，现在他就算明知西门吹雪已近在咫尺，也走不动半步了。